1.

THE CRITICAL REVIEW

非常時期的非常刊物

大型漫畫半月刊

非常時!!

第一期

以漫畫爲主體

以救亡爲中心

大方印務局
非常時期 歡迎承接 取價低廉
願常服務 愛國印件 交貨迅速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電話三六一一二

戰爭的歌頌

炎焱

瀋沉事變，義阿戰爭，西班牙內戰，直到目前的華北戰爭，上海戰爭，法西斯侵略的野獸，已張開了血盆的大口；露出尖牙，舞着利爪，瘋狂地進行它殘酷的侵略行爲，來滿足它野心的慾望。弱小民族呢？爲着生存自由，也已揭起了抗敵自衛的大旗，作生死的肉搏了。硫黃氣瀰漫了整個的世界，鮮血染紅了大地，這世界的浩刧，人類的悲劇，在我們的眼前展開。

我痛恨戰爭，我也歌頌戰爭，我痛恨爲自私野蠻的侵略戰，我歌頌爲人類正義的自衛戰；戰爭是毀滅的，但戰爭也是創造的，我們要毀滅這個自私封建野蠻橫暴的世界，從新來創造自由博愛互助平等的世界。

中國的男士，新世界的創造者，在上海在華北已負起了這偉大的使命。爲人類正義世界和平，爲國家生存民族解放，在日本軍閥主義法西斯侵略者的飛機大炮瓦斯炸彈中，拚血肉的軀體作英雄壯烈的格鬥。他們的熱血，將永留在世界歷史的巨册上，成爲光榮偉大的一頁。全人類後世的子孫，將永遠地讀着這光輝燦爛的故事。

現在，中國英雄們怒憤的吼聲，『殺！殺！殺！』已振奮了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嚇壞了野蠻侵略者的心膽。我們只要前仆後繼，不折不撓，法西斯侵略者總崩潰的末日不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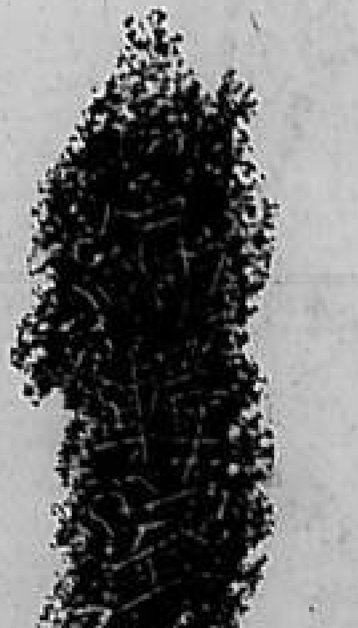
起來！

大家起來！

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起來！

不甘被壓迫的民族起來！

我們大家操起槍來，我們互相牽起手來，爲生存爲自由戰！戰！戰！



在深夜的炮聲中編完了全部的稿子，精神已夠疲乏，抽了一口氣看一看壁上的掛鐘，短針正指着二點，想可以回去休息了；但又想起一件事來照例每本刊物的第一期，總得有一篇洋洋千言的創刊詞，於是問題便來了，叫我寫些什麼好呢？過去我在學校裏又沒有讀過專寫開場白的套語，這使我真像小學生做作文一般，確是有點難以下筆。怎樣呢？好了，現在就把出版這本漫畫的動機和經過來談一談吧！

我想讀者們是很清楚在八一三的炮聲未響之前，上海的漫畫刊物有至七八種之多，可是砲聲一響，都烟消雲散，找不到一本漫畫刊物的影子，在這個非常時期，難道不是出版漫畫刊物的時候嗎？難道不需要有一本漫畫刊物嗎？不，我想決不，其實漫畫的意義是含有諷刺的意味，它的功用可以使人深省，可以使人儆傷，它在戰爭時期對內可以加强人民的愛國情緒，對外可以作爲國家宣傳的工具。與登堡說：漫畫的力量可以抵得十三生的口徑的大炮。可見漫畫對于國家民族的需要，我們出版這本漫畫的動機也就在這裏了，我想把我們的抗敵思想和情緒，全貫注地在這本册子上努力，務使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但是我們的精力才力有限，所以這本册子的好歹，希望讀者不客氣的加以批評指數。

不論一本什麼刊物讀者作者編者，三者是連接着不能分開的，用個譬喻來說，拿刊物來當作小菜的話，讀者就是吃小菜的主人，作者是小菜場裏的菜販，編者便是個廚司，其實廚司不過是從菜販手裏拿來了青菜，蘿蔔，油鹽之類混起來燒一燒吧了，至于味道的好壞合不合胃口，應由吃小菜的讀者來批評，使廚司可以隨時改進，菜販也可以拿上市的東西來，所以我們就希望吃小菜的讀者儘量的批評儘量的指數，的確一本刊物的好壞的批評是讀者的權利，也是讀者的義務。

現在，尤其是在這個非常時期的刊物，更需要讀者嚴厲的督責，熱鮮的愛護，使它漸漸地長成，開出思想的花結成抗敵之菓。

總之我們這本刊物，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的刊物，我們得互相攜起手來前進。

末了本刊還希望讀者賜稿，畫稿，文稿，也或者對于本刊的意見。

編者

跳火山 (日本侵略者之自殺)

流火作

漫畫界的時代使命

楊衛玉

抗戰，是當今我們要爭取民族生存與解放的惟一途徑；除了抗戰，我們再沒有別種方法可以獲得民族的出路。因於，這一次抗戰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為了要確保這一次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備，固然要緊；而除了軍事上的進展以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還得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所以，顧亭林先生所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雖然這是一句老話，却實在是很對的。

把所有的民力，激發出來，這在抗戰期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對這問題，我認為除了政治的策動組織以外，文化界的宣傳工作，同樣也是迫切到萬分。

漫畫是屬於文化這一部門的，當着目前這一個非常時期，自然也要負起時代的使命。一個漫畫家，常以線和點，或是用色彩配和的一張圖形，能激發任何一個看的人的抗敵意識。漫畫比了文字，以宣傳的價值言，要來得大。因為文字是僅限於一般受過教育的人，而一張漫畫，如果畫得動人，則其宣傳的功用，無論有否受過教育，都能發生一種有意義的反應。

目下我們中國的漫畫界已是負起了時代的使命，希望能把這種激發抗敵熱情的漫畫，普遍地深入到民間去；在目在這抗戰時期，是萬分需要的！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

必有這樣的一天

「中國空軍之報復」

敵國機關人道，轟炸戰非軍事區之各大都會，掃射戰場爭之無辜百姓，實為盈貫殘暴之獸行；敵寇越發軍，為人道正義計，必有一日以實力雄厚之空軍炸燬若干隊，遠飛三島施以迅雷疾雷之動作，將侵略野獸之巢穴東京，及戰爭機關之各軍事工業區化為平地，為世界人類文明建不朽之功勳。

汪子美作

日本將來的少壯軍人

汪子美作

伴奏凱歌能掩飾得了自己的醜態

張嚴

廿四日報載，滿洲邊軍作亂，東北用兵，頗多作戰。故平津等各路日偽軍，大部出關防守。乘於凱旋之際征前，用軍樂伴奏凱旋歌，聊以掩人耳目云。

日軍閥的窮兵黷武，一再攻擊之，無非是自私自利，升官發財。如九一八，一二八，都是他們的勳功偉業。竟又借口蘆溝橋事件，調動大批日軍入關，希冀一鼓而下華北五省，而完成他們蓄已久的迷夢。但是他意料不到會碰一鼻子灰。因為他不得不用牽制的方法，而在一二八事件的舊地上海開火了。

但是結果所得的代價呢？先以上海而論：作戰了三個多月，總攻了四次，增援了五次，由長谷川而松井到寬吽。結果所佔到的地方，還是在淞滬的一角。

再於華北方面，雖自從會到了第八軍的遊擊以來，相繼敗退，毫無進展。

估計他最大的損失：飛機擊落了二百多架；戰士死亡了二十多萬；軍艦擊沉了數十艘；而每天所耗的軍費也在二千萬元以上。可見日軍的師勞無功了。但日軍閥雄心不死，一味用欺騙手段，欺騙國內民衆。

最近東北情形緊急，義軍與東北人民，大有聯成一氣要把日軍驅出滿境之勢。因為日軍閥不得不趕緊把日軍調出關外防守。「皇軍」雖要面子，亦掩不住事的破綻，還用軍樂隊演奏凱旋歌。但是還看情形，能否就能掩得了他自己的醜態呢？

十月廿五日。

一 我們是在一個黑色的網裏

睡獅打了一個呵久，伸了伸懶腰將邁起，占有世界六分之一土地與十二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者的樂園裏，第一「五年計劃」已結了很豐滿的果，第二「五年計劃」也已開着燦爛的花，期盼着的收穫將有意想不到的豐美，這些怎不使黷武者驚魂與苦惱，嫉惡使它們憧憬着變動，可是舉世不景氣的餘燼，還在喘息未定的當兒，一向經濟基礎脆弱的敵人當然會捉襟見肘的；窮困病態不能掩沒了黷武者的野心，力之所及時來一個侵擊，不然，便取巧來一個陰謀的偷襲，這便襲是什麼，便是最可怕與可惧的間諜活躍。

一個間諜的活躍有時會甚於幾師團的兵力，若干門大炮的效用，歐洲時著名的德國女間諜瑪太哈麗 Mata Hari 據她的偵探工作的報告使德國的潛艇在地中海中擊沉了十四艘協約國運兵的船，不知喪失了許多生命與戰鬥力。

過去土肥原的鬼鬼祟祟的行跡：川島芳子的笑響媚諜的誇威；特務機關網的普遍設立，遍地漢奸的猖獗，浪人的蠢動，最近蘇州車站，戚墅堰電廠的裝炸，川島芳子來滬指揮間諜活動的確訊，分明間諜們已經深潛在每一個暗角裏，不知破壞了多少細胞，黑蝙蝠的飛翔，圍繞着四週，一不留意時觸角便會墮入黑色的恐怖的網裏！

二 從各組本位來防止黑色的恐怖

抗戰已經踐下了不拔基礎，華北各線敵軍的潰退，尤其是晉北，關外義軍的響應，疲於應付，淞滬戰事日軍官也承認比對俄戰爭時的爭奪爲順還要艱萬倍兩個月以來毫無進展，侵略的幻夢將成騎虎，徒增窘態的形勢之下，不能不使敵人找一些捷徑，便是再要利用間諜的匕首企圖刺擊偉大的抗戰。

在一個本位都有他們所謂爭取的對像，所以在每一個個人的四週，圍繞着無數黑色的耳與眼，聽視着你的一言一動。

最可恐的陷在黑色的網裏的人們，該如何的謹愼着言行，一言一動要注意隔牆有耳默然注視，每人每時在每一個場合宜隨時隨地從各個本位來防止黑色的恐怖。

三 一致奮起—粉碎黑蝙蝠

一九一四年日俄戰爭時一個中國人在東省替日本的間諜部喬裝做一個走江湖的來傳遞消息，把密碼巧妙的編在他的辮子裏，另外一個替日本在牛莊工作的中國人有棵定心的牙齒便把報告藏在那裏，雖說我們沒有間諜的天才，就是很少把他們組織起來，反替敵人所利用。

時機已經急迫得不容許再徘徊，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反間諜組織，不是去侵略，是去反抗暴力的侵入，間諜戰的意義同樣與前鋒戰一般的嚴重，必要與偉大，同時間諜戰祇要對祖國有忠誠的熱忱，不論老少強弱男女都可以參加，不管以先有沒有反間諜的組織，反正歐戰的初起協約國的反間諜組織幼稚得可憐，感受了極大的刺激以後的反應會有極驚人的效果，事實告訴我們那時候俄國急起直追的反間諜組織，防止了多少德國間諜的活動，最著名的便是德國間諜機關收買俄國高級官員謀刺俄軍統帥居古拉斯大公 Grand Dv os Nicolas 的陰謀破獲，否則會將俄國於如何恐慌的程度，又如戰後九星期的比利時便被德國佔領，七百萬比利時人民在德國軍事裁制之下，可是不久，比利時青年還能掩護潛入協約國的最左翼作戰，同時，比國境內無數英法兵受了傷落了伍，得安全退却至協約軍後面，這都是比利時民衆反間諜組織的收穫與救濟的效果，

奮起，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組織起來粉碎這恐怖的黑蝙蝠。

★ ★ ★

美國的躊躇

\ 這火坑叫我怎插足呢？

還是自已負担着危險

高鼻子的美利堅合衆國老伯伯高呼着他的遠東的孩子們快回來，否則便會鞭長莫及責任要她們自己負起，遠東的怒吼固然可怕，可是他並沒有返身一顧在他自己國裏，工潮，政爭。丈夫失業手刃妻子及七個孩子，情殺，箱屍，汽車肇禍並不算多一天確實平均殺死一百人，綁票，暗殺不一而足，回家想回來，回來是不是安樂土？反正，『還是自己負擔着危險』！

★★★

巨響

葉奕頤

拿起一切一切是力量，
筆桿兒就是咱們的槍；
把墨水化成火藥，
一個字，一張畫，
有如爆彈會發着巨響。

縱使你那惡狠的心腸，
不斷地放肆你的蠻橫；
但終有一個末日，
一小時，一晝夜
送你走到末路上滅亡！

是那麼無限大的估量，
無限的生命財產田莊；
葬送在你的砲火。
一個民，一個兵，
四萬萬心要跟你拼命！

拿起一切一切是力量，
咱們的筆桿兒就是槍；
把墨水化成火藥，
一張畫，一段字，
有如爆彈會發着巨響！

一九三七·十月·上海

我們要充分運用

戰略和戰術

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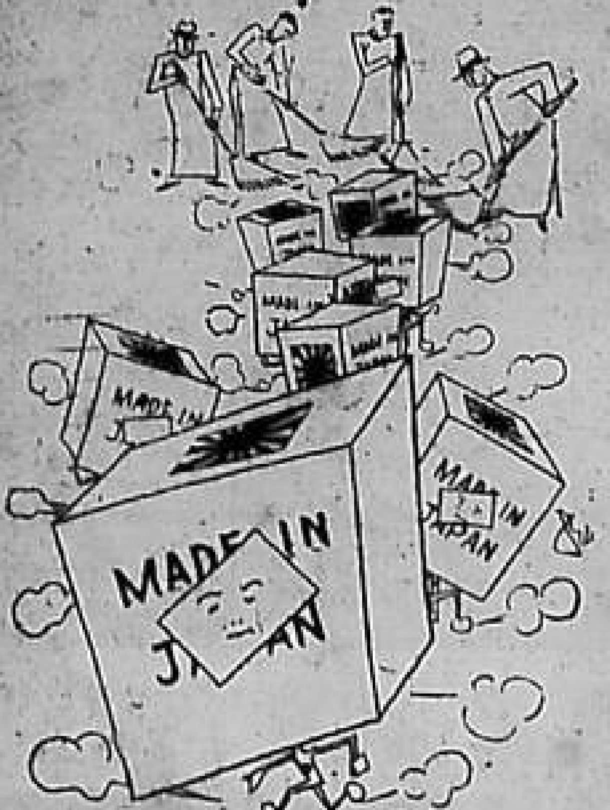
北方的戰事，我們失敗得這樣快，眞是夠痛心的。可是這失敗的關鍵，並不在士兵，而是在於指揮的乖方。士兵們個個是忠勇的，個個是奔上去拼命的，用血肉的體驅，抵當敵人的飛機和大炮，這種好戰績，賽過了「凡爾登」血戰的精神。

軍令的不統一，友軍聯絡的失調，情報的遲緩，錯誤，以及只知正面的險而守，忽略側面突擊的防禦等。這種種戰略和戰術上的不利，加之軍閥封建意識的作祟，產生了張自忠，劉汝明，李服膺等一班漢奸，坐誤戎機，失敗竟勢如破竹那樣的迅速。

古老呆板的戰術，已不適用於今日的戰爭了。一步退一步的死守顯然也不是防禦戰的無上策略。我們今日，應該要充分運用活的戰法，纔可以保住我們的國土。

看，第八路軍平型關的大捷，郝夢齡軍長的奮勇當先而挽轉山西的危機。從此我們不特可以知道戰略戰術的重要，而且知道保全實力的退讓也還是自取滅亡。

敵人的武器無疑地是優於我們，但士氣地利，人和總還是我們佔先，岳武穆抵抗金人，往往以少勝多。今日的戰闘將領，也該學他樣，多運用戰略戰術來驅逐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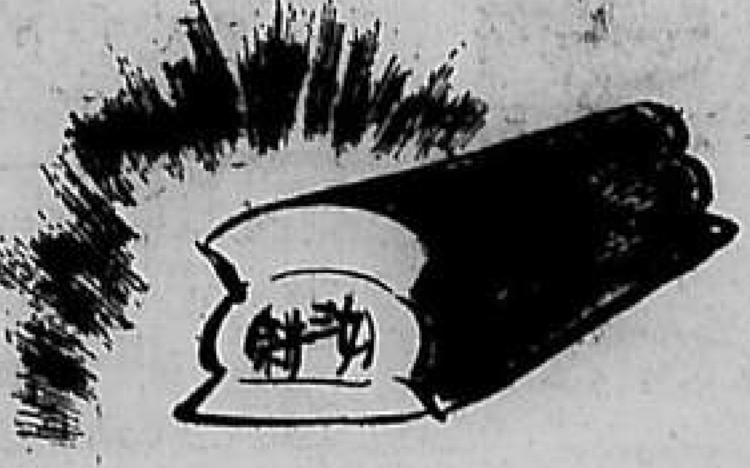


驅逐出境　穆弌龍作

橫行將軍的悲哀　穆弌龍作

同樣事件　穆弌龍作

人民錢以外　余忘我作



殷鑑不遠　余忘我作

火力　余忘我作

良鄉栗子·萊陽梨

康綉雯作

孩提時祖父怪疼我，不時有些小零碎送到我的嘴邊，習慣成了時常想吃些閒食，除了三餐以外的閒食，固然是浪費，但也是種小有趣，尤其是季節性的小食時常會發人深懷憶惜已經到了那麼一個時節，而勾出一種感喟，就水果一項說，像夏之西瓜，藕，與葡萄，冬之橘，都是會代表一種季節性的抽象而涉於遐思。

枝頭的濃綠，漸漸的黃老，片片凋落，西風吹緊了悽咽的景色，在上海通衢極易見到良鄉栗子的大市招，一般熱烈的炒栗子的嘈囂裏並列在攤頭的，每每是萊陽梨，不消說在這時節閒食攤兒當然是栗子與梨，栗子良鄉的，甜橘，梨萊陽的最可口，老饕的金科玉律，今年季節又到臨，大時代開展在我們的眼前，緊張的不容許再偷閒嚼小食，同時是很難也許不可能奢望的得良鄉的栗子與萊陽的梨。

七八蘆溝橋事件爆發以來，良鄉栗子便給炸彈做和平夢的傻子斷送在野心者的腹囊裏，可憐復可憐今年栗子上市時，我們已經不是它的主人，栗子隨着可憐的國胞而破碎的淪入敵手，萊陽梨的外觀還相當的完整，斑斑的將腐的斑點隱約可尋，萊陽梨極容易蛀也許金玉其外而蠹然有動于中，物必自腐而後蟲生，這般不長進的家息招徠了許多飛來的小醜，嗡嗡盤旋與垂涎着，伺機而圖噬。

天賦給我們的珍品難道隨便可以給人抓去與踐其自腐麼？決不！我們的血液裏包涵着光榮的先烈的強化的細胞，一輩子也不會低頭的，時機急切得不許再考慮，奮起！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日軍閥
你

抗日種子的播種者

華君武作

他對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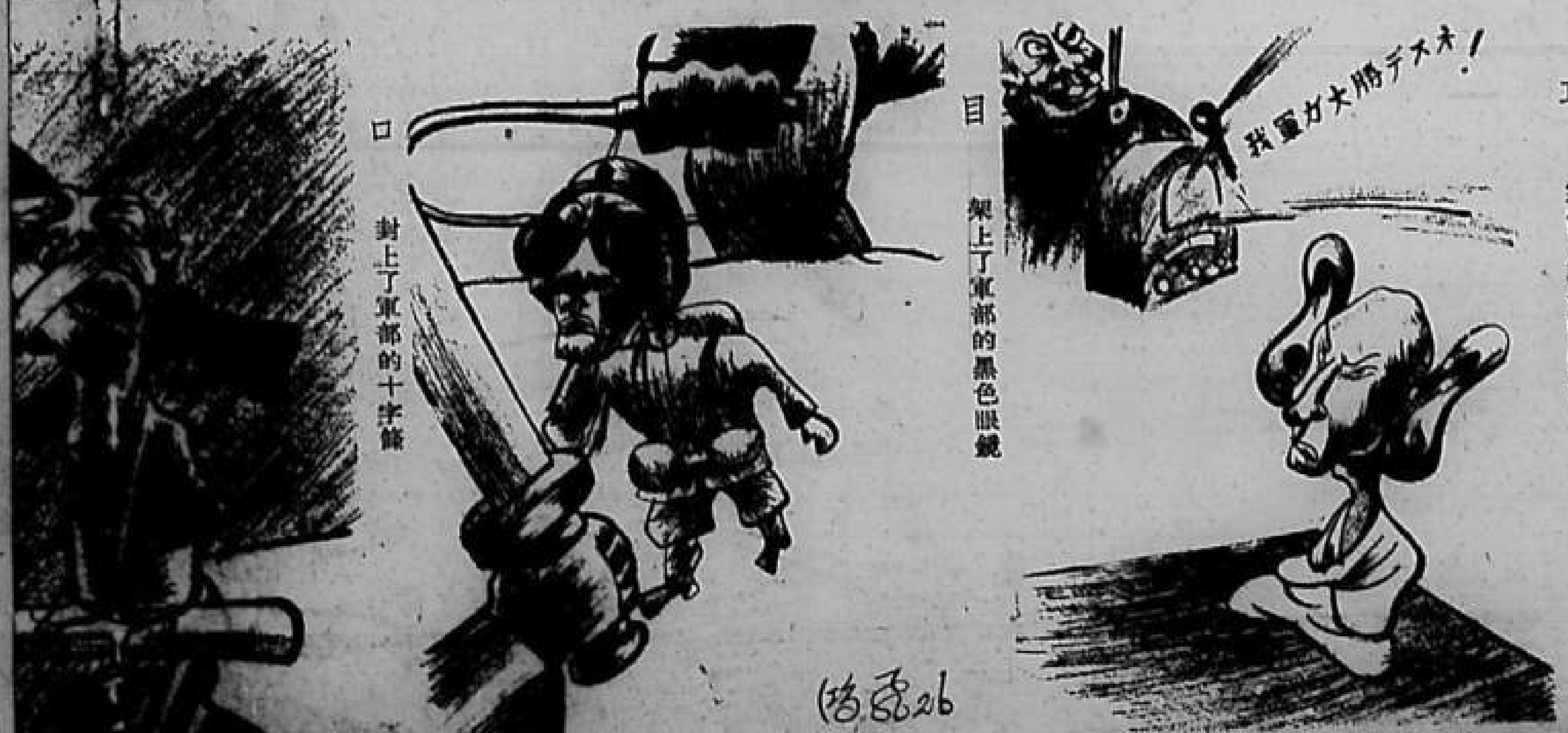
「看哪日本的燄火不錯呢？」

↑國際都市之毀滅

江敉作

軍閥暴壓下
日本民衆之
耳目口鼻

鴻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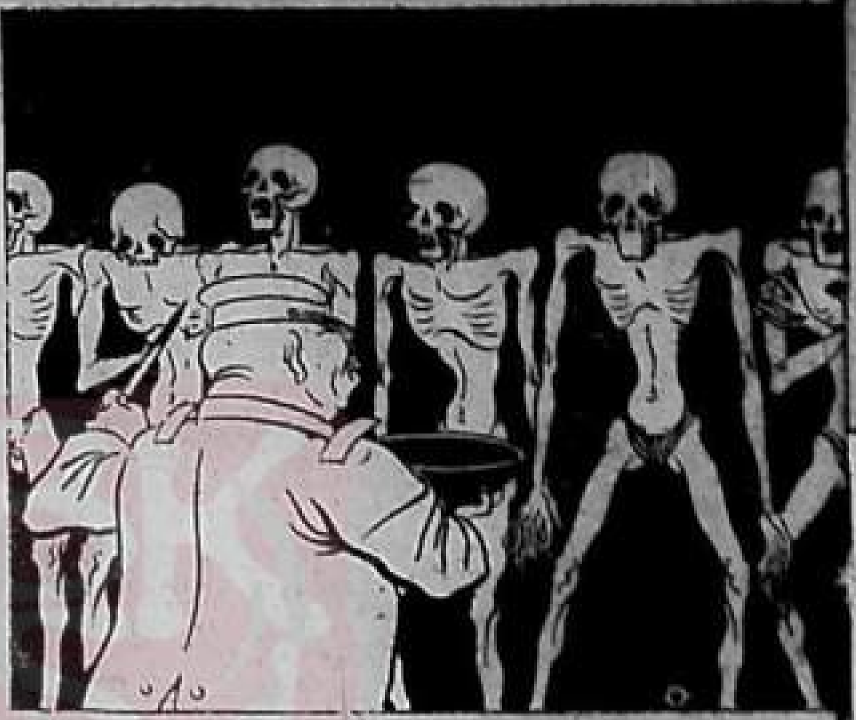
耳
塞飽了軍部的謊話

目
架上了軍部的黑色眼鏡

口
封上了軍部的十字條

無題

華君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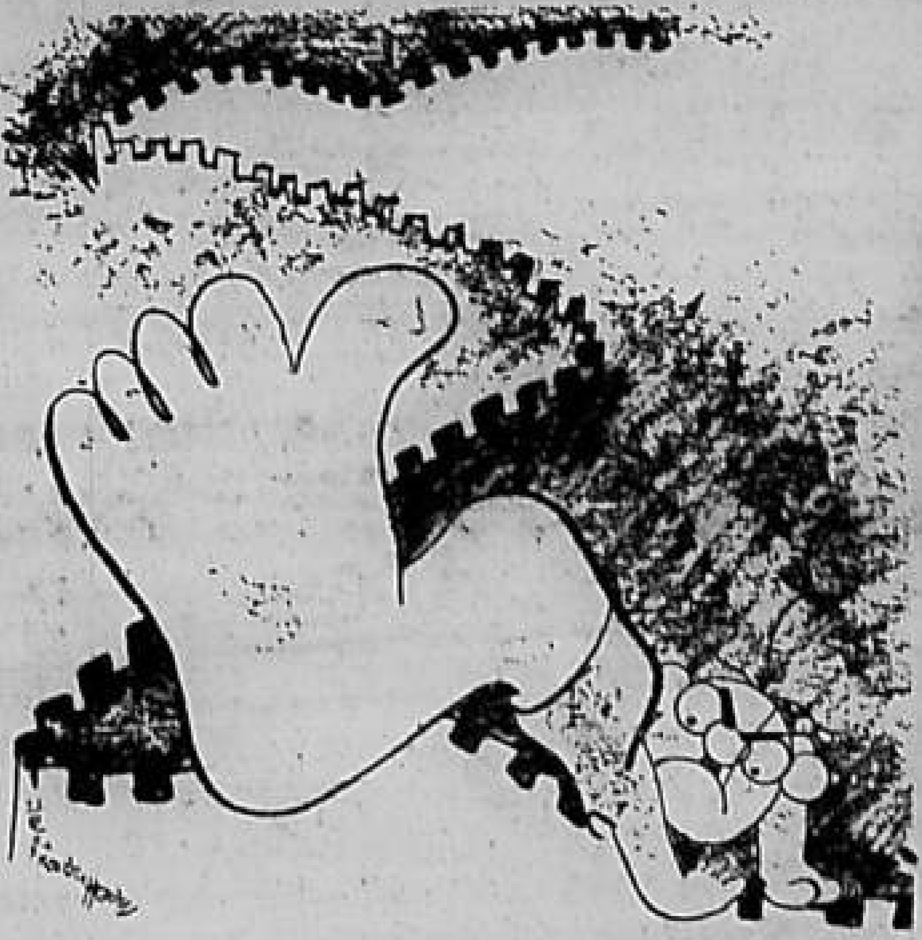


軍閥對他們的民來說
「你們現在誰還有血」

汪子美作

你們還不取懲處舉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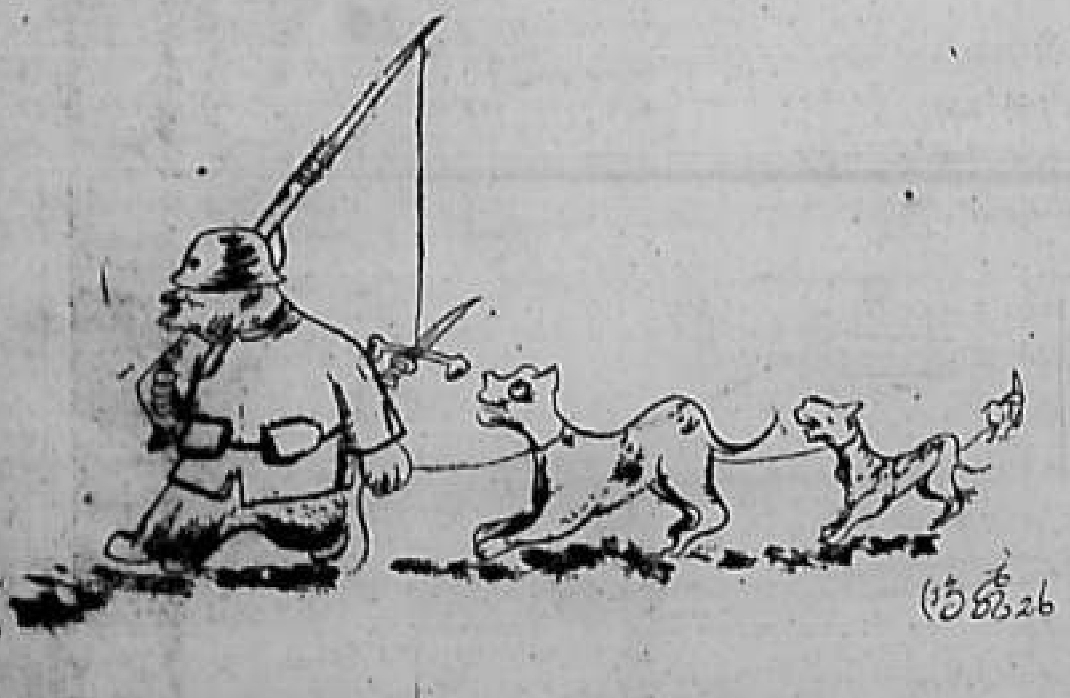
張嚴作



第八路軍兄弟：
「砍牠媽這隻烏龜脚下來做火腿吃」

黃堯作

穆式龍作



走狗進行曲

張鴻飛作

鼻

充滿了火藥的氣氛

在英國，掛着的穆司萊爵士的相片對着曾經自負與失望的臉，不久將不准許再掛出咧。

所照的着顏色的紀念照。

在屋子的最遠一角裏，一張風雅的黑色與鐵克爾米很摩登桌子邊，坐着他們的「領袖」，很靜默，安閑，文雅，還相當漂亮，並不像在演講台上像吞着火欲噴的樣像，黑的上唇髭，深深的尖銳與狹的眼，在穆司萊的臉上並不表顯着鉄一般的嚴肅綜然有一個羅馬式的鼻，他的衣服，領帶，襯衫什麼都是黑的，約翰金若 John Gunther 氏說「很像一個滑冰朋友」但是他的口袋裏手巾是白的，以先他穿黑衫的制服，這純粹政治意味的制服，現在是被禁咧，只得吊在他的密室裏。

從另一方面說，無論如何，穆司萊的辦公室包涵不自知的病態，不論人與其行動，鉄一般的明證：一個英國人，他是最憎恨國會所立的政府與政權公開的工作，而他的辦公室又是離國會大廈這較近，為了離得那麼的近，假如是一個排球的擲手有勇氣的話，他簡直可以撕一塊天花板下來，猛擲過去，直接打擊嘵嘵論政者的嘴，可是穆司萊爵士並不這般做，還是用其他的方式來努力於他的辦公室裏的三張照片所代表主張的法西斯主義的三大主點：喬其皇上說「唯一的是英國」……墨梭里尼說「國際合作」……希特拉說「打倒猶太人」，但

法國的法西主動者拉羅克 De La Rocque 氏。

是最後鉄一般的結果，穆司萊的辦公室的效率還不是給其他摩登辦公室一般在泥守着保守主義英國的貫一習慣下，沒有什麼驚人的表演，——這是穆司萊行動的本質太「過激」而非英國化的適應於一般每天開口「陛下」閉口「約翰僕耳夫人早安」者的口味。

當穆司萊不上辦公處去工作與演講的時間，他是時常在家讀書，雖然他的讀書是卷帙浩繁無所不讀，以前對哲學很興趣，由此而引起了現在的對歷史與經濟的嗜好，最初他對歷史的愛好，是注意些埃及古代及文明與文藝復興的閒情逸致的史實，接着便對於拿破崙的驚天動地的偉績憧憬起來，拿氏是近代的撒耶大帝，穆司萊默念起這些英雄的事實時常會包涵他個人的野心。羅者心儀仰着撒耶大帝與拜倫，撒耶大帝固然是一個強有力的侵略者值得他的景慕，而拜倫是一個大詩人，為什麼值得崇拜？那是並不足以驚奇。為了他自己是一個似是而非的並重着大偉業與大智慧的，他對人說：「一個偉大的現實家也是一個極大的神秘者，一個要領導羣衆者同時他也要了解着命運的推進」。

這法西斯的「領袖」信仰着自己有非常命運者的穆司萊時常會鞭長莫及，隨從者時常叛變，即使不如此也一輩子不曾得到黨徒的深切與其合作，當他面他們叫他「爵士」見背便不尊敬的直呼他的姓名或其縮寫「O,M」。可是有行動舉止時，他們還裝腔作勢伸臂高呼「領袖」。「領袖」從沒有宴請過他的隨從者，祇有例行的法西行政支配時的會見，在這種不常有談話的機會時；時常會疏散了他的政策與政黨的推進，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有時穆司萊會出人意料的自已破壞了他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式的表演。

穆司萊從來不乘火車，但有時飛行，他很愛好旅行也可以說是所愛好的嗜好，是自己駕了飛機疾飛，他是英國高速率飛行能手之一，但他的隨從從不願給他共飛，據說他的控制，側飛，轉灣等，都運駛得太危險咧，穆司萊「自承」過輕視生命還是獨自駕御飛行。

一個渴望做狄克推多的穆司萊裝在他腦筋裏的法西斯主義，是一個混合體的義大利之傾瀉經濟政策與德意志式的政治，當然他是贊成希特拉的排猶運動，但僅然他自己偶然在通衢上聽見猶太人的話也不過視為是一件比較的不平凡的遭遇便算咧，他預算要有五十萬個黨徒四百萬個贊助者，這一個奢望雖偶然也有過差不多近十萬人，但為了三月的選舉，英國法西主義者遭遇着慘敗後依乎很難使人同情。

穆司萊的黨徒，是浮躁準備衝突的，在不久的以前還穿那黑衫的制服，模仿墨梭里尼的黑衫，組織也是軍隊化，內部有很多是出號履備來的，他們的戰略也像希特拉決心奪取狄克

比利時的法西領袖，諾格利兒 Degrelle 氏是一個年青與漂亮的小伙子，領導着他的利克西斯 Rexist 黨狂呼，選舉失敗的打擊幾乎粉碎了他的狄克推多的幻夢。

推多政權時那樣，過激，惹事，不顧一切，率領了他的褐衫同志直取他的政敵的紅色柏林的大本營，同樣穆司萊率領了他的黑衫同志進攻他所謂猶太人與反法西斯的東區倫敦時獲得一個很不好的結果，流血而給羣衆唾棄咧。

去年的冬天，幾次衝突以後，包括這椿意想不到的他的慘敗「流血的星期天」，當時倫敦的交通斷絕，使人感到嚴重的生命的威脅，英國的人民陣線在忍無可忍之下，突擊這些政治的瘋狂者，此後政府便通過一條法律，不准再穿黑衫，同時對穆司萊的羣衆有行動時由警力嚴切監視，如此使穆司萊的德國式的機械動作失色不少，和許多的黨徒失去了信仰，他們大都來自大都市的中等階級，年青的，很多是退伍軍人。盲從了他們所謂的「領袖」，由此不得不使穆司萊的求聲援傾向到婦女方面，可是在守舊尤其是不活躍的英國婦女，您會想像其結果何如？

他的將來？未可捉模與戰慄，穆司萊所做的簡直全無效果，像一個淫媒要去執行典型的法西斯的武斷與幽靈式的幻夢，是很缺少把握的，一個失望的人，在失望中也期望有一個失望歸宿的所在，但英國又是如此的老成持重，知禮明義，井然不亂的態度下使他沒有一些餘地，僅僅是失望，穆司萊備受顛足大跌，但也沒有使他足以顛足的地位。

美利堅合衆國是否可以有法西的存在？圖中便是甘利金 Burton H. Gilligan 氏美國國爲會組織的一個特一號愛爾蘭的領袖，計劃著效的美國法西運動，及其模仿自德國的黨徽。

法西斯的流行性感冒在英國

張英超 作

法西斯瘋狂的流行性感冒最易傳染，德意不消說，比法英甚而於美利堅合衆國都相當已有些微的傳染。假如對症投劑也會很快的療癒，是以法西斯的症象眞像流行性感冒不去療治隨他一樣，往往會蔓延到無邊的境界，不然無有不驅到病除的。

法西斯的流行性感冒已都傳染到了英國，際法西底狂瘋擴國土的憤起中，把大不列顛法西的醜態來作一暫窺。

下文一部份是節譯 JULIAN S. BACH 氏的原著

——作者 廿六年十一月一日

歐陸兩大驚君之一　墨梭里尼

希望變做英國言論界的唯一的獨裁者，奥司何德．穆司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所謂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的『領袖』，又重新回到了要衝，領導着七千個他的信徒在倫敦做了一個顯著突進的遊行，成萬的反法西的大衆逆道衝着他們的行列，咆哮叱罵他在曲萊非格方場 Trafalgar Square 上所興高彩烈的講演，但嚴密的軍警的警備壓不了這形式上的騷動，在過去有時會流血給這些行列染上一些顏色看，爲誰，當然是穆司萊，可是究竟他吶喊些什麼呢？

今日，行年已四十，餘勇可賈的穆司萊爵士依舊是英國政治上的壞孩子，一輩子的懶大豆，放狂言，他的背景具着三種值得英國人傳統豔羨的條件，便是他的身世，教育，與資產，穆司萊却像旁的急性傢伙一般切斷了在政治上掙扎的途徑。他對什麼東西都是『四不像』。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個他的反新黨』的適當領袖，一頭單身的狼，也可以說：假如在獵狐狸的獵園裏他是會跟狐狸站在一邊的。

歐陸兩大驚君之一　希特拉

爲了要成功超越一切的野心，造成一個法西斯化的大不列顛與他自己便是支配的獨裁者，奥司何德穆司萊爵士『工作的像一頭牛』據說：有四年沒有過一次假期咧，至於社交生活呢，早已有過考慮，假如沒有事故他是從不出去吃一次午飯或是晚餐，也不上戲院子去，在花團錦簇的倫敦總會裏也沒有一個知己，可是會費還是照付，也許『爲了情不自禁的季節』吧？

一年祇有兩三次去看看電影，其他的時間是費在進行他的黨務，已定的政策，與演講上。

在 Vinston Churhill 氏以後，穆司萊大概可以算一個很好的英國公開演講家，可以在二小時以上毫無依據底稿的滔滔不絕地講過去。但是當最初次台上講演的那一次是很顯著地失敗的，他自己也說『當廿一歲時候的演講，在回想中是講演得很壞』現在，無論如何他會誘惑，諂媚，煽動大量的聽衆像旁的演講家一般，他的演說，純粹是羅馬教傳道式的傲慢，斷然，與誇大；但羣衆被陷在瘋狂的火中，不感覺其不妥。下列的片段，便是典型的穆司萊式的產物。『這猶太人李維諾夫引導着艾登先生像一頭給繩索着的目空一切的小狗……艾登的教科書上念到的外交政策是一個愚夫想像出來的笨演講………今日我們在獨裁制下的生活，但少數人已經實行了，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是絕對沒有存在的！』。

像旁的塑造中的獨裁者正多着，如：比利時的第格利爾 Degrelle, 法國的 Col. de La Rocque, 和美利堅的 Gilligan 等這許多人是在進行他們的效顰，穆司萊還以爲他的行動是奇貨可居，這些當然是僅是對他迷信者會感應而已，他是對幽默有特長的，不論純粹是政治的，他的諷刺的生吞活剝，把整個粉碎。下列所舉演講的一片段便是個很好例子：『當我上蘇格蘭去』他說：『他們告訴我英吉利人將不勝任在蘇格蘭演講，但是我講咧，我告訴他們假如不歡喜這講演的意思的話，我將雷姆瑪，麥唐納 Ramsay Macdonald 送到他們那裏來，他大概時常對他們講演，是否喜歡他的演講不？』

穆司萊每年要講演二百次以上的長篇演講，時常處於自誇式的小丑地位，他的腿在年青時，第一次參加戰爭與世界大戰時，所駕的飛機被擊落時都受過傷，不久便恢復了康健，食物是很儉省，酒也不喝，祇飲少許的啤酒，而且已經摒棄了他的烟斗，有時打打網球與游泳，有時在護衛的簇從下騎騎馬，穆司萊並不像其他的政治家有什特別的習慣與嗜好的運動，也許爲了他並不是一個異質的政治家，他不愛紙牌，憎惡不切要的談天，宴會，拍馬屁，『使襲老年人』，在舒適的沙發上閒坐，當他住在鄉間的大別墅的時節，養了許多的馬與狗，簡括的說他過去的愛好是懿，現在沒有什麼心愛的了，他已經把這巨大的鄉村別墅遺留給他的三個孩子。

當他的妻子生存的時節，享受的很多，她叫雪瑞．凱社旅 Cynthia Curzon, 前印度總督凱社候爵的女兒，由她母氏的關係在英國與美洲的芝加哥，華盛登等省都有着道的貴族巨富體面的戚友。

一九三三年他的夫人去世以後，穆司萊爵士的生活變成了單純的，把一坐十六間的倫敦住宅出賣，而遷入一所二間房間的租房，他對於起居的解釋是：『簡單，刻苦，但愛美麗的房間，憎恨跳躍着的現代文明，這些滋長了人的不暇閒顧他們的起居與屋子。』

他的辦公室，英國法西斯的『至聖所』便是一個例子，這是一間很輕快的淺藍色的屋子，靠壁的火爐上邊吊着一張墨梭里尼的鉛畫像，（無論如何不是墨氏送給他的）火爐架上放着希特拉簽名的照片，這便是穆司萊最可以攫住參觀內兇的好奇的眼的，還有一張英皇喬其五世，曼麗皇后，與比利時的帝后參加穆司萊爵士的婚禮特許在克衆漢宮的一所皇家的新禮

空襲

南京在空襲下

張靜霞作

(1)互相估計着被擊落敵機的數目

(2)在地窟中談笑自若

(3)各機關的公務員還是照常辦公

武漢在空襲前後

萬里作

(1)在未受敵機空襲之前，大家安如泰山。

(2)在敵機空襲之幾天內，則慌張萬狀惴惴於心。

(3)現在已由慌張而轉入審慎，聞機聲而仰視矣。

空襲在上海

中魚作

(一)五百磅大炸彈蠟燭似的插在上海的田野

(二)破廟裏的泥菩薩無辜受谷

(三)耕牛不幸當戰馬替死

都是聽來的

大顯

△天皇受騙

「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在軍閥嚴密統制下的日本國內新聞，天天大吹大擂，今天說打到了嶼山，明天說打到了蘇州，甚至無錫鎮江也有一鼓而下之勢。莫明其妙的日本國民，當然信以爲眞，以爲「皇軍」眞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無敵」之軍，甚不禁歡忻鼓舞。自然，「天皇」更是興高采烈的一個了。

可是，一天一天等下去，不但沒有證實攻克嶼山蘇州的消息，而且不是說羅店打得如何激烈，便是江灣閘北如何展開猛烈的血戰；同時乞援的電報雪片似的飛來。於是「天皇」開始懷疑了。

「天皇」向來是不看外國報紙的，這時候不能不破例了。於是乎東洋鏡戳穿了，原來軍閥們的大吹大擂，完全是一套騙局啊！

△老爺饒命

日本侵略中國，完全是少數法西軍閥的野蠻行爲，一般國民在欺騙壓迫之下，被驅出無名的侵略戰爭。「八一三」以來，戰線日益擴大，日軍死傷不可勝計，尤其是上海戰事損失最大，不斷的補充增兵，弄得全國雞犬不寧；但礙於軍令，卻也無法違抗。有一位銀行職員被徵發了。他回到家裏對家人，父母妻子哭得死去活來！他還鼓起勇氣地對一位中國朋友說：「我被徵發到你們中國去打仗了；但我實在不願意打你們中國兵；同時也希望你們中國兵不要打我，你可否教我一個兩全之道呢？」中國朋友說：「有的。你到達前線見到中國兵時，放下你的槍跪在地下，舉起你的手，說：『老爺饒命！老爺饒命！』這樣就行了。」於是，他學了半天，把這句話學得爛熟的了。他出發之後，他的母親天天焚香禱告道：「老爺饒命！老爺饒命！」

△酒瓶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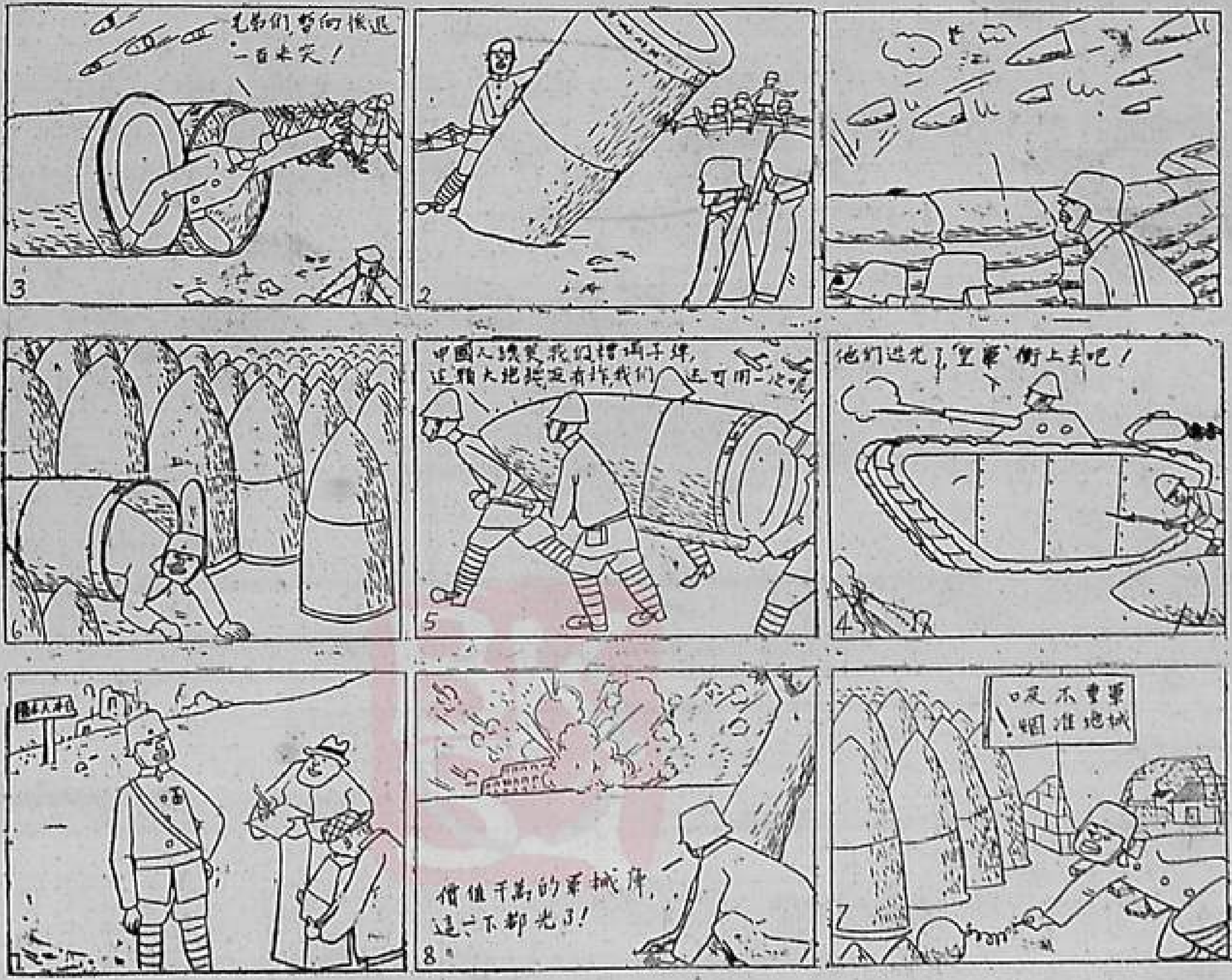
淞滬戰事之猛烈，眞是驚天動地，而我軍之英勇善戰，尤使敵軍喪膽！有一次，敵軍猛攻顧家宅，鏖戰甚久，我軍彈藥已盡，敵軍衝至陣前，我軍情急生智，乃將遺棄戰壕內的一大堆啤酒瓶紛向敵軍擲去，敵軍以爲是手榴彈，急忙向後潰退。隨後我援軍趕至，遂得保全顧家宅陣線。

△一九三七

把「九一八」「一二八」「七八」「八一三」四個數目字相加起來，恰好是「一九三七」。今年爲西歷一九三七年。因此，有人說：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可以結束；但同時也有人說：中日戰爭是從一九三七年開始。

長篇連續漫畫 張查禮 CHARLES CHANG

陳浩雄作



幽默對話

無處是樂土

「老兄到香港去？」

「是，老兄你也到香港嗎？」

「不我才從香港搬來呢！」

余振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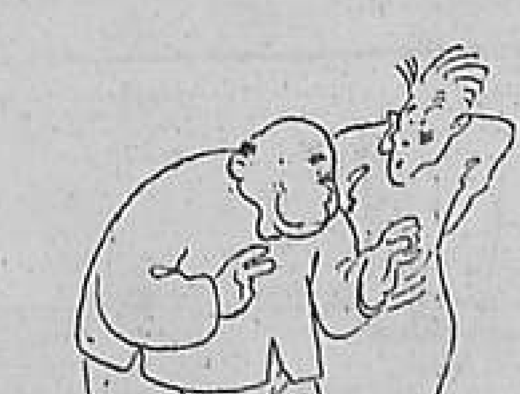
原是一路貨

「你眞是個漢奸，在這時候，還忍心賣東洋貨！」

「別發火，你老兄昨天在小店裏拿去的四包海味，也眞是一路東西呢！」

余振雄作

愛國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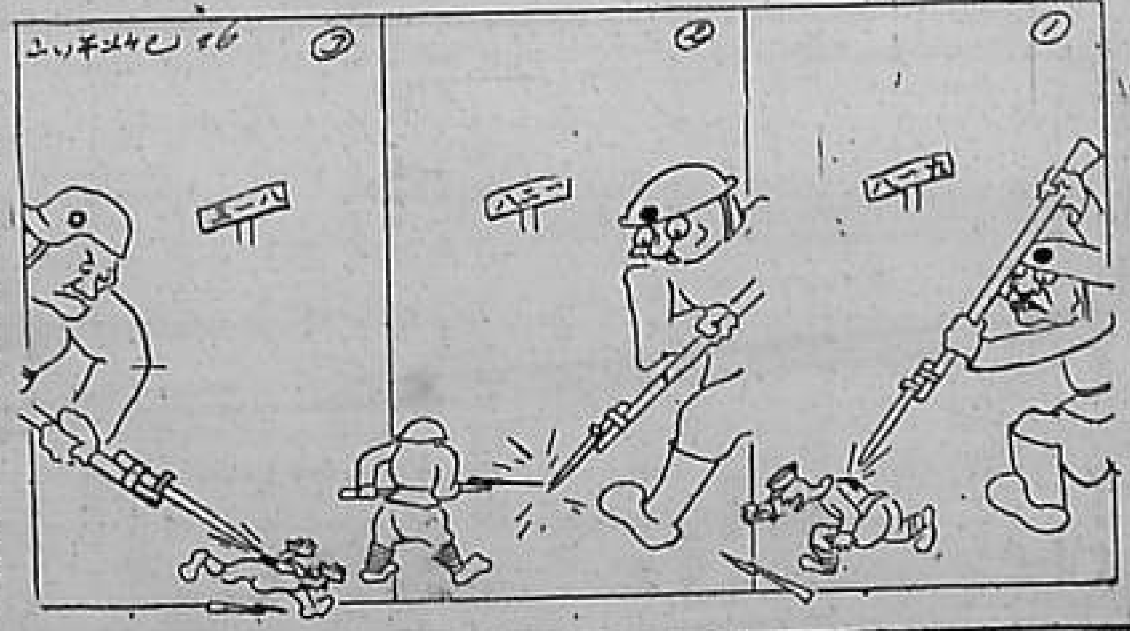


某甲：有一個連飯都沒有吃的難民，也拿出二角錢來捐助一只慰勞袋，眞是熱心。

富翁：你不知道嗎？我的的確確捐過二只慰勞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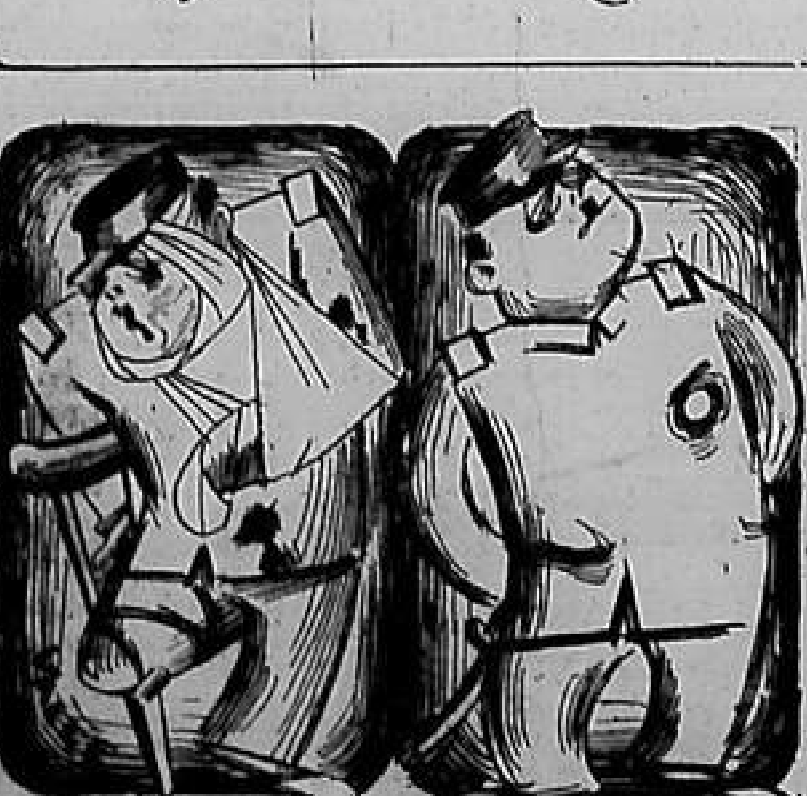
金風作

歷史的教訓



辛老作

『八一三』前後



萬里作

聯合起來（木刻）

沙清泉作

怒吼吧！被壓的奴隸（木刻）

沙清泉作

非常時期的非常刊物

大型漫畫半月刊

非常時!!

第一期

中華民國念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以漫畫為主體
以救亡為中心

▲主編兼發行人　江敉

▲出版者　勺文〔圖文社　上海白爾路泰和坊十號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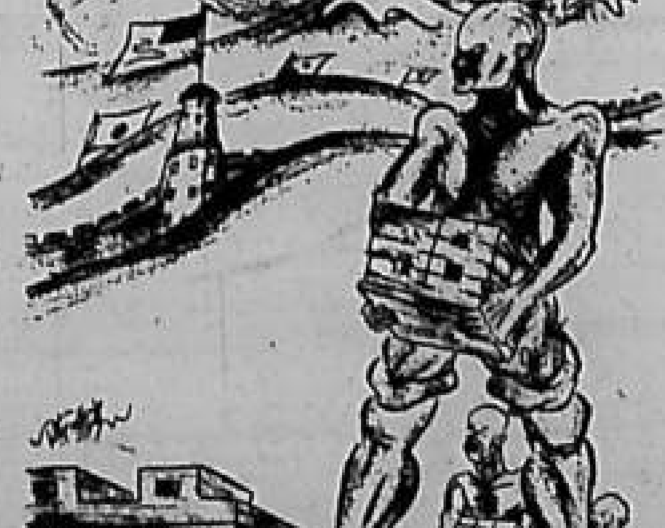
另售　每冊六分
三月　三角五分
六月　六角五分
一年　一元二角

廣告

特種　每方吋二元
甲種　每方吋一元半
乙種　每方吋一元

徵稿簡則

1. 請注意本刊的體裁，但並無嚴格的規定
2. 漫畫漫文時事圖畫照片及木刻
3. 短篇小說創作及翻譯
4. 國內外時事及時人之私生活
5. 國際間時事評論之摘譯
6. 有圖有文的記事
7. 文字以五百字至千字左右爲佳
8. 來稿稍選現金
9. 稿寄上海白爾路泰和坊十號



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陳雪生作

現在的中國不是理想中的奴隸了

陳雪生作